

如何以「娘娘，城破了」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娘娘，城破了。」

婢女来报的时候，我正躺在韩覃的怀里，一条腿缠着他的腰。

昨日我才封了妃，今日就亡了国。

怪不得人说不该受了不该受的福气，是要折寿的。

韩覃缓缓地睁开眼睛，却没有一丝的惊慌，他抬手像往常一样轻抚我的腿。

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梁心眉，没想到最后是你陪朕一起死。」

我吓得一哆嗦，随即结结巴巴道：「臣妾...臣妾荣幸之至。」

「穿件好衣服吧，喜欢的簪环首饰都戴上，」他掀开被子，
「你一向爱漂亮。」

我一向爱漂亮。

穿上脱下来还没几个时辰的封妃礼服后，我开始化妆，奴才们早就逃散了，现在皇帝不是皇帝，妃子，也不是妃子。

脸上的苍白透过胭脂渗出来，我只好再涂。

再涂。

「这么怕？」韩覃从身后环住我，下巴抵着我的肩胛骨，跟我在镜中对视。

他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睡得乱糟糟的，眼睛却清亮，神情跟以往任何一个从我床上起来的早晨都没有什么不同。

我盛装华服，艳丽又苍白。

我们都没有说话。

静静地感受亡国之君和祸国妖妃最后的时光。

终于，他拿出了平日为我破鲜柚的短刃。

「放松。」他低声安慰。

我瘫软在他的怀里，闭上眼睛。

黑暗之后却不是疼痛和死亡，是破门的声音，以及一支射中韩覃的利箭。

殷佩琼就是这时候来的。

一身黑甲，手执弓箭，年轻得有些稚气的脸上故作凶神恶煞。

他射的是韩覃的手臂。

我面对那个汨汨流着鲜血的洞手足无措，箭是不敢拔，血也止不住。

「好忠义的女子，」殷佩琼放下弓蹲在我身侧看我，「他刚刚可是想杀了你的。」

那弓真的很重。

因为它砸到了我的脚，疼得我没忍住掉了两颗泪珠。

在敌人面前掉眼泪，我觉得我的尊严顷刻间折损了许多，为了补救，只好清清嗓子抬头正视他：「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我并无怨言。」

「哟，还很有文化，我很喜欢。」

「用不着你喜欢。」

「现在这城是我的，他的命你的命都是我的！」

他说得对。

翻天覆地，乱世枭雄挟天子，世事变了。

我做了一夜的梅妃，韩覃做了十年的皇帝，如今都变成了阶下囚。

只是我这连阶下囚都没做几天，因为殷佩琼又封了我做他的妃子。

连封号都没有改。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梅妃。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都在问我为什么如此不知廉耻，为什么还不以死明志。

我也问我自己，当初咬牙切齿说的那一句「贱妾何聊生」还作数吗？

我当真是贪生怕死吗？

我的父亲是兵部尚书，我的哥哥们是朝廷最得意的少年将军，我是梁家引以为傲的女儿。

他们此刻生死未卜，我在敌人占领的宫墙里锦衣玉食如旧，呼奴唤婢如旧。

不应该。

我试过挂白绫，投河，撞墙。

都被服侍我的那个胖嬷嬷拉住了，到最后她连睡觉都睡在我床边的脚塌上，我连翻身都不敢了。

「姑娘，好死不如赖活着，」胖嬷一边给我染指甲一边开导我，「谁做皇帝你都是梅妃呀，政治，关女人什么事呢？」

我聳着脑袋不说话。

暗想殷佩琼留我在身边无非是贪图美色，只要他敢上我的床，我就让他没命下去。

怎么个没命下去法呢？

我默默在心里思忖着可行的路子。

我打小跟着哥哥们舞枪弄棒，并不像寻常世家女子那么柔弱，或许可以伺机刺杀。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在他召我侍寝时打消了，没有兵刃可用也就罢了，我还穿着件肉都快透出来的丝裙。

看起来胜算不大。

我用指甲掐着自己的手心故作镇定，终于，在殷佩琼脱了衣服后彻底放弃挣扎。

这骨架，这精实的肉体，实在没有较量的必要了。

他见我神色异常，拉上床幔低笑道：「又是第一次见男人，紧张个什么？」

我沉默不语。



烛光透过缝隙照在我的肩颈间，他借着光伸手轻触，像对待一件价值连城的瓷器。

我抓住他的手，抬头，一字一句道：「殷佩琼，你不怕死吗？」

「怕，但是死在梅妃裙下的话，倒有几分向往。」

「我不光是梅妃。」

「哦？」

「我是梁心眉！」

「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是说，我爹是梁毅，我哥哥是梁振潜梁修和梁如宏！」

他猛地抽出手反抓住我的腕骨，我挣了两下没挣开，只好干瞪他。

「别动，」他用另一只手替我拨开额前的碎发，「你越抗拒我越觉得带劲。」

「你的家世并不能威胁我，我也很期待睡了梁家女儿会有什么后果。」

完了。

打也打不过，威胁没有用，还能怎么办呢？



我闭着眼睛不看他的脸，任他怎么冲撞也不出声，只默默忍受。

临近尾声时，他的汗水已经滴落到我身上。

很累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韩覃出这么多汗，他向来节制，不肯虚耗。

「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我忍不住问道。

「你说什么？」殷佩琼满脸倦容，原本应该是准备睡了，却又霍地坐起来，执意要向我证明他的年轻力壮，精力旺盛。

终于真的结束了。

我看他闭着眼睛睡得像个乖宝宝，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我欲扼住他的咽喉，举全身气力一击即中。

却发现，胳膊抬不起来。

好不容易抬起来，我十分疑心现在能不能掐死人，保险起见先在自己肚子上试了两下子。

还好没有动手。试过之后我悲哀地想。

不然这就是白白为国捐躯。



他一定是早就料到了，不然也不会放心与我共枕眠。

原来身体不太好的是我。

深觉有辱家风。

那一夜之后，我不用胖嬷劝慰哄骗就开始自觉多吃好多饭，也不会因为忧虑前途未卜晚睡了。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一个健康的体魄是为国尽忠的本钱。

不管是把殷佩琼杀死还是累死，那都是我的功绩，我相信后世子孙会理解的。

直到有一天我在御花园掰根树枝子当剑舞，被殷佩琼撞见。

「心儿，你在干什么？」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是在叫我，没有回话，胖嬷默默地抽出我手中的树枝背到身后，用胳膊肘碰碰我。

「练剑。」

「侍寝的时候可没有剑给你用。」

「年少时爹爹告诉过我，真的剑术精进的话手指头也是能杀人的。」

「练吧，」他从胖嬷手中拿过树枝还给我，「不过你要知道，你杀不了我。」

他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作。

再回过神来惊觉树枝已经碎成了粉末，从我的指缝里漏到我的鞋面上。

他在告诉我，不要再作困兽之斗。

「您这是干什么呀，」胖嬷掏出帕子一边给我擦手一边嗔怪，「何必把话说得这么冲呢？天子一怒，任你得到过多少恩宠殊荣，那都是说断头就断头的。」

「杀了我好了，我早就不想活了。」我终于溃不成军，把脑袋埋在她怀里大哭。

「我丈夫让他杀了，父亲哥哥们如今也不知道在哪儿，我一个小姑娘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还能怎么办？早知道当初一头撞死还落个忠烈的名声，都怪你拦着！」

胖嬷不还嘴，像摸一只炸毛鸡一样摸我，一下一下地，顺毛。

「他们都没有死。」她压低嗓子道。

「你说什么？」我挂着泪珠抬起头来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你没有听错，沉着点气吧，姑娘。」

殷佩琼为什么不杀他？



他没死的话现在在哪儿？

胖嬷为什么要告诉我？她是谁的人？

我一肚子问题想问，却也知道隔墙有耳，生生忍了下去。

晚上再见殷佩琼时，我变得冷静了许多。

我的家人都还活着，就算此刻无法护佑我，我也恢复了底气和勇气。

他解我衣衫的时候分明有些不敢相信我的转变，这一分神把衣带打了个死结，越扯越锁得死。

他气急。

我拨开他的手自行解开了。

他愣了一下道：「怎么，今天准备用美人计杀我吗？下了什么毒在身上？」

我身边日夜都有人，哪有暗自下毒的机会，他知道。

所以他不怕。

依旧近了我的身。

我想着已经第二次了，再假意抵抗好像显得有些虚伪，就没什么动作。



「心儿。」他却欲言又止。

「说。」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精光闪闪的眼睛。

「你能稍微抗拒一点吗？完全不抗拒的话有点没劲。」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气得想一脚把他踩到床底下去。

「就是这样。」他抓住我的脚踝赞叹道。

「放开我！」

「永远不放，」他一使劲把我拖得离他更近，几乎揉进他的身体里，「心儿，你真暖，真软。」

你真是有怪癖！我在心里绝望地回击，却不敢说出口，唯恐遭到更严重的报复。

报复很快就来了。

不过不是殷佩琼，是他起兵前就有的小妾们，现在，应当称作淑妃贤妃惠妃贞贵人容贵人。

她们常常派人在我的住处捣鬼，有时往我的香薰炉子里浇水，有时把我新裁的衣裳撕成布条。

这些我并不爱计较，她们才是他的妾，被废帝留下的梅妃分了侍寝的机会，嫉恨也是寻常事。

很多时候世事总是如此——你不计较，旁人就认为你是好欺负，更加过分地捏起软柿子来。

那天跟胖嬷从一处荒宫的院子里摘樱桃回来，屋里还未点灯。

我把樱桃框放下，昏暗间瞧见我的床边似乎有个人影。

「是谁？」

那人影似乎受了惊，转身欲逃。

我待他慌乱中蹿到离我最近位置时，上前使了几招小擒拿，制服在地。

点灯一看，是个干粗活的丫鬟。

想起她先前在我床边鬼鬼祟祟，我上前一把掀开了被窝。

满床花花绿绿的小蛇。

玩得真大。

再不整治，下回这群女人恐怕就要玩我的命。

我把那丫鬟揪到床前厉声质问：「是谁派你来的？」

她不说话，却拼命往后躲闪，我觉得很奇怪，这么怕蛇的人是怎么把这些宝贝运到我的被窝里的呢？

四下一看，脚踏上扔着一个布袋。

我拎着她的衣领：「快说，不然今晚让你跟我一起睡这床！」

她躲得越厉害我越把她往床上推，最终，她白着一张小脸认了：「是贤妃娘娘。」

我松开手，她跌坐在地。

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这就是做奴才的命，只要主子高兴，就得笑着把脑袋割下来递上去。

「你走吧，就当没被我捉到过。」我叹口气，不再看她。

她愣了一下，似乎不敢相信我会这么轻易放过，胖嬷嬷踢了她一脚：「小贱蹄子，娘娘开恩还不滚利索些？」

这才爬起来逃命似地逃了。

冤有头，债有主。

贤妃是吧？

我要去见识见识什么样的女子配得上这个「贤」字。

登门拜访总要带礼物的，我拿了只黄花梨金镶玉锁扣的首饰匣子，把小蛇们一只一只地放了进去。

胖嬷嬷惊骇地看着我徒手抓蛇，在我扣上匣子后才敢上前。

我抱着匣子，独自往贤妃住的晨曦宫去了。

她原本要跟着的，但我想着接下来发生的事对老人家心脏不好，执意不许。

贤妃笑吟吟地接待我，叫我妹妹。

但我想我的年纪应该是比她大些的，却也没有开口争辩。

「如今后宫是您与淑妃主事，心眉早该来拜访了，」我递上匣子，「一些小玩意儿，娘娘留着玩吧。」

贤妃身边的婢女接过，打开，尖叫一声扔在地上。

小宝贝们受了惊，在羊毛地毯上乱爬乱转。

我捏起来一条，猛地上前塞进了贤妃衣领里。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竟直接吓晕了过去。

宫里乱作一团，闻讯赶来的太监们手忙脚乱地抓蛇，为了不影
响他们干活儿，我坐在案几上吃起了贤妃刚刚请我尝的蜜汁玫瑰酥。

味道很好，就是吃多了有些腻。

殷佩琼来的时候，我正低头掏出帕子在擦指尖残留的蜂蜜。

「梅妃好雅兴啊。」

他站在案前专注地看我擦手，我这手却越擦越粘，几乎把帕子也粘上了。

「皇上！！」贤妃醒得很是时候，梨花带雨地飞扑过来控诉我的恶行。

「抓着了几条？」我问旁边的小太监。

「回娘娘，共十四条。」

「再好好找找吧，我记得是带了十八条的，回礼总不能送得比贤妃娘娘送我的还轻不是？」

贤妃的脸色像被蛇咬了似的：「你.....说什么？」

「我说，还有四条，赶紧找吧，不然夜里钻出来往您香喷喷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可怎么得了。」

她看殷佩琼：「梅妃这样胆大包天，您可要给臣妾做主啊。」

殷佩琼看我：「都是你干的？」

「你不都看见了，快点定罪把我打入大牢好了。」

「跟韩覃一个牢房吗？」他凑近低声道，「你想得美。」

这逆反，来得猝不及防。

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来不及细想，我已经安然无恙地被他拎出了晨曦宫的大门。

贤妃不死心地追出来：「臣妾今日受了惊，您也不留下来陪陪吗？」

「不了，」殷佩琼在贤妃失落的目光下补充道：「我也怕蛇。」

这句话让我一路从晨曦宫笑到仁和殿，着实是个可以写进话本里的好笑话。

「你到了，进去吧。」我指着殿门漫不经心地对他说道，准备抄小路回我自己宫。

「来都来了，不进去坐坐？」

熟悉殷佩琼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的在问人意见，而是「来都来了，你敢不进去坐坐？」

我不敢，所以我进去坐了。

并留下了吃了晚饭。

我们俩很少在白天见面，因此这顿饭吃得我格外不自在，但是并没有影响我吃饱。

如今这世道，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安康长寿，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地去吃每一顿饭的。

何况这太和殿的菜品可比我日常吃的丰盛多了。

「你胃口倒是很好。」



「还行吧，要不是刚在贤妃那儿吃蜜汁玫瑰酥吃顶了，我还能再多吃点。」

「她先往你宫里扔蛇的？」

「难不成我想跟她争宠巴巴地去害她？」

「你不想？」他捏住我扒饭的手腕子，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当然.....想。」我艰难地把饭咽下去，昧着良心不要尊严地说了句谎。

「哦？那你说说有多想。」

我放下碗，恍惚间想起了幼年时父亲要我当众在他的朋友面前作诗的场景。

用词虚假而华丽，丝毫不过脑子和良心。

那时候盛世太平，我是梁家娇纵的小女儿，无论说什么满堂宾客都是要称句好的。

如今山河破碎，却又轮到我了。

「我，梁氏梅妃，十分想与贤妃争宠，日思夜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最终没有忍住付诸行动，用梨花木金镶玉锁扣的首饰匣子装了她送我的十四条小蛇前往晨曦宫，这蛇有的长有的略短，有的花纹.....」

「说重点，」殷佩琼忍无可忍地打断说，「你为什么想跟她争宠？」

「因为我这个人小肚鸡肠！心胸狭隘！善妒好斗！」

「不是！」

「那是什么……？」

「你跟她为了谁争宠？」

「为你。」

「继续。」

我终于在他的提点下悟了：「因为陛下气宇不凡仪表堂堂风流俊逸温文尔雅，是天下女子争先恐后你追我赶争风吃醋不择手段想要得到的男子。」

「是这样吗？」殷佩琼的神情看起来很满意。

「一定是。」我坚决道。

「你争赢了，开心吗？」

「什么？」我以为我今天惊吓过度耳朵出了问题。

「你，赢了。」他一字一顿道。

当夜我睡在了仁和殿。



我知道，天明之后关于我的流言只会更甚，前朝妖妃带着一匣蛇去看贤妃，居然没有受到惩戒，当晚还被拽进仁和殿侍寝。

无论她们怎么看我，起码没有人敢再往我被窝里扔蛇了。

我可以安生一阵子，就很好。

我也只在意这一点。

殷佩琼能够起兵攻入京师，绝非是一个小小女子能够左右的。

「心儿，看见你我就很快乐。」

「因为我漂亮吗？」

「不，因为你是我赢了韩覃的证据。」

看，玩物的心情是不需要被照顾的，我在他眼里跟玉玺跟朝服没有任何区别。

世人以为梅妃是妖精，其实她跟这座城一样——谁得到了，就是谁的附属和荣耀。

「那你，为什么不杀他？」我趁他高兴试探地问道。

「你挂念他？」

「好奇罢了，夺位之后还留着前朝皇帝，养着玩吗？不怕春风吹又生？」

「心儿，你很聪明，」殷佩琼摩着我的指尖，「你知道这宫里暗道机关无数吗？」

「听说过一点，有些只有韩覃一个人知道。」

「那你呢？」

「我？」

「他有没有带你看过？」

「你批折子会带我看吗？」我反问道。

殷佩琼失望，却不死心：「好心儿，你要是能想办法，我重重谢你，封你做皇后娘娘。」

真有意思啊。

一个捏着一个的性命，指不定哪天咔嚓一刀。

一个掌握机关暗道所在，指不定哪天龙椅底下就飞出个杀手砍掉逆臣的头颅。

都是冒险家，都是赌徒。

鹬蚌相争的局，我最喜欢看。

乱世之中，琴棋书画诗酒花都不如看戏来得痛快。

「他说了之后你会杀他吗？」



「你希望怎样？」

「我希望我做皇后，他去死，梁家子弟加官晋爵。」

「心儿，你好狠心。」

「这叫识时务。」

殷佩琼作出一副害怕的样子，但眼睛却是信任和安心的。

明码标价的关系才是最稳定的关系，我若突然对他谄媚起来，他只会疑心我要害他。

我提出要去见韩覃。

当然，允许他在暗处看着的。

韩覃住的地方竟是仁和殿一处偏殿，我从踏进殿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心惊肉跳。

这个地方离殷佩琼的卧室也太近了。

殷佩琼见我神色古怪，狡黠一笑：「你怕晚上的声响传过去叫他听见了？」

我恶狠狠地杀了他一记眼刀，不再说话。

他亦止步门口，放我独自进去。

屋里陈设用度都还算过得去，想来他们之间的较量也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韩覃独自一人坐在窗边拿笔写着些什么，听见响动也没有起身，我缓步走到他身后，原来是在作画。

他在画窗外的牡丹，魏紫姚黄，绚烂无比。

我想开口叫他，却不知叫什么好。

从十六岁侍奉他起，我就恭恭敬敬地唤他陛下，他叫我倒是一直连名带姓的——也仅仅因为后宫人数太多，称封号容易混淆。

直到城破的那一天，我都没有见过他生气或激动的模样，他连在床上都是克制冷静的。

但宫中有许多因着他的脾性来的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他睡觉一定要自然醒来不许人扰，他不喜欢人走路声音太大，他不喜欢人喝汤发出响动.....

我从小野马似的跟着哥哥们乱跑，进宫第一个月差点没让他整疯。

除了不扰他睡觉这点勉强做到外，其他的我一直没改。

他也没有拿我怎样。

我思绪飘飞之际，韩覃的牡丹图已经画好了。

「梁心眉，别来无恙啊。」

我一惊，本能地想要行礼，他却站起来托住了我的胳膊生生打断：「别了，别惹麻烦。」

我看着他手臂上的绷带，忍不住红了眼睛问道：「还疼么？」

「小伤罢了，」他打量我，「前朝的妃子还能过得这样光鲜，真令人意外。」

「臣妾.....如今依旧是梅妃。」千言万语，都只能化作这一句。

委屈说不得。

屈辱说不得。

绝望说不得。

「没什么不好。」他盯着我的眼睛认真道。

我们说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临走的时候，韩覃把那幅牡丹图送给我。

图当然一出门就被殷佩琼截获了。

他召集手下文士一天一夜也没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又找了些眼力极好的能工巧匠细细检查，看有没有夹层。

一无所获。

「心儿，你能看出什么来吗？」他还不死心。

「他爱妾身倾城之貌，思恋成疾，作此画聊以慰藉。」我玩着他的发梢心不在焉道。

「那不该画梅花？」

「那是气节！单说美貌自然该比牡丹。」

「没看出来你有什么气节。」殷佩琼兴尽，不再跟我废话，起身要走。

却没留神头发已经被我绕了几绕缠在手指上，一起身扯得吃痛又被迫返回了帐内。

我抚摸着 he 坚硬的脊背，感知到他的呼吸和胸膛都逐渐热起来。

纠缠，颠倒，沉沦，天地翻转。

一个销魂夜。

我不去想此刻的男人是谁，只是需要借助一点点力量让我忘记这一切，让我精疲力尽之后没有力气再去想。

次日清晨我醒得很早，一夜好眠之后只觉神清气爽，殷佩琼还在睡，他闭着眼睛像个乖宝宝。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年轻的面容，忍不住伸出指尖摸了摸他的鬓角。

我骗了他。

那牡丹不是比我的容貌的。

魏紫，姚黄，两种牡丹是梁家两只卫队的暗徽。

这卫队由我父亲亲自选拔秘密培训，效忠于皇室的，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的武功智谋。

那幅画上，宫墙之内牡丹花开遍地，却只有这两种！

韩覃的意思是，梁家卫队就在城里，他要我等。

我低头亲亲他的长睫毛，心想这少年究竟是单纯了些，帝王心术，该是韩覃那样的。

他进门那一箭不该只射手臂。

更不该相信前朝妖妃说的每一个字。

我暗觉翻天的时候又要到了，对待殷佩琼的态度竟忍不住宽和温柔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自觉将来要害死他，提前良心痛。

毕竟，扪心而问他是没有亏待我的。

有的时候我不敢回想，如果他没有破门进来，韩覃那一刀是不是真的就刺向我的咽喉。

应该不会吧？



他早已布好了局，只是在做戏，对吧？

没有答案。

只有跟殷佩琼一起度过的日子，像一场白茫茫的大雪，把一切真相都盖住了。

宫里早已没人敢跟我争了。

贤妃吃了那次苦头之后，殷佩琼再也不去她宫里，她屡次派人来请，得到的回复都是先把蛇抓干净再说，

我于心不忍，告诉他其实当时已经抓全了，就是气不过吓唬吓唬她罢了。

「我不信你，绝不去。」殷佩琼一副不容商量的样子。

不去就不去吧。

别的妃子见状对我一下子客气了许多，连淑妃都有些讨好的意思。

很有意思，之前我自觉情理上有亏，谨言慎行谨小慎微的时候，她们个个把我往死里害。

直到损兵折将，前人下场凄凉才肯收敛。

我却不愿意顾着她们一点儿情面了，谁知道这日子哪天就过到了头呢？

人只能顾自己开心。

大部分时间，殷佩琼不来的话我就跟胖嬷呆在一起，她教我剪纸、刺绣、扎绢花。

虽然最后我只学会了缝扣子。

胖嬷也许是韩覃的人，也许是我爹的人，反正，她不会害我。

确认这一点后我心里落下一块大石，减少了几分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感觉。

近日还收获了一个玩伴，贞贵人。

她的父亲从殷佩琼微末时就在他麾下做文书，现在得了天下，官从正四品太常寺少卿。

她也是这之后才进宫的，来了之后才发现这一众妃子的封号都无聊得出奇：淑妃贤妃惠妃。

连她这个小小的贵人都得了一个「贞」字。

「要拿这些个封号提点着，就跟生怕人家不贞一样。」贞贵人愤愤道。

「不过淑妃是真的不淑，贤妃是真的不贤。」我哈哈地笑着，抓起一把瓜子仁酥一顿嘎嘣乱嚼。

胖嬷见我俩说得没谱，悄无声息地走过去把宫门房门都拴上了。

我们就变得更加放肆。

脱了鞋把好吃的好喝的搬到软榻上一边吃一边骂，骂宫里的假人们，骂殷佩琼，骂天皇老子骂地府阎王，好不痛快。

后来就传出了梅妃和贞贵人光天化日之下宫门紧闭，只留一个胖嬷嬷在内伺候的传闻。

关键这事还越传越怪，到最后我听见有人说我俩衣衫不整同床共枕。

我倒不在意，但殷佩琼终于还是来问我的罪了。

他伏在我身上较劲地问我，要他还是要贞贵人。

「贞贵人是女人呀。」我不解。

「男人的话我早就杀了。」他咬牙切齿。

我们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偏殿那个人，却又默契地都没有说。

只在意此时此刻。

又是一个销魂夜。

后来，他不知怎地得知我那日是去摘樱桃了，派人从北方盛产之地运了许多回来。

我吃得指尖上的红几天都下不去，终于一颗也吃不下了，
腻了。

再好的东西吃多了都会腻。

胖嬷说幸好我不是时时爱吃，不然真有点祸国妖妃那影子了。

我笑。

殷佩琼也笑。

我拈起一颗樱桃喂给他，他的舌尖顺着樱桃梗，移向我的指尖。

他知道我爱吃樱桃，但他不知道，其实我也很怕蛇。

但是我父亲教导过我，身在敌营，越是怕，越要故作毫不在意。

那次端着蛇匣子去找贤妃问罪后，我生生作了好几夜的噩梦，恨不得把碰过蛇的手指头剁了。

但是我不能露怯，她们若是知道我怕了，便会从此捏住我的软肋伺机害我。

我不会告诉他。

只是摊开帕子接过他吐的樱桃核，凑上去尝一口余香。

樱桃会吃腻，少年郎可不会。

我疯了似地纠缠。

风雨欲来。

末日有末日的过法。

那一夜，梁家卫队雨后春笋般地从京城各个角落钻出来，他们蛰伏了太久，迫不及待地想要迎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我该高兴的。

京城让乱臣举兵侵占这么久，终究是要回到我们手中了。

京城会回来，韩覃也会回来。

所有的一切都会复归原位，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成王败寇，我们与殷佩琼之间总有输赢，他输了，一定会死。

想到这里我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

「你.....为什么要反他呢？」

那天他很早就准备起身了，被我拦腰抱住，没头没脑地问了这
一句。

「想知道吗？」他俯身凑过来，呼吸的热气全撒在我的脖颈
里。



「说给我听。」

「为了你啊。」

「我？」

「那年韩覃带你北巡，我见了你觉得惊为天人，就巴巴地攻入京城来找你了。」

「乱说！这罪名我可担不起。」我推拒着他。

「怎么是乱说呢？是真的。」他笑。

「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也笑。

「因为我觉得他不配。」他突然正色道。

「什么？」

「他不配做皇帝，他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功绩，从来不顾小民的死活！跟北秦那一战根本就是为了开疆拓土，原本两国边界常有集市，互通有无乃至婚配都是常有的事……」

殷佩琼闭上眼睛，似乎不愿意再回忆。

过了好久，才继续道：「我的姐姐就是嫁去那边的，没打仗之前还会经常回来探亲。」

「后来呢？」我拍着他的脊背轻声问道。

「后来姐夫当兵战死，姐姐跳井了。」

我记得，是我大哥梁振潜领的兵，那是他立身扬名的一仗。

也是那一仗之后，我奉召进了宫。

韩覃告诉过我，我们梁家是功臣世家，我的父亲哥哥们是王朝的守护神。

那时候的我非常年轻非常骄傲，觉得自己的身份如此不同，把满后宫的娇花弱柳都比了下去。

原来如此。

一将功成万古枯。

我原也是踩着别人的尸骨上位的。

可是，能怎么办呢？

梁家选择了韩覃，我也永远依靠信任我的父兄。

没有别的路。

我紧紧地抱着身边的少年，用滚烫的肌肤贴着他落寞的眼睛，企图让它们暖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势如破竹的不止京城内的卫队，还有梁家假意遁逃隐匿于山林的主力。

天罗地网，机关算尽，只为哄骗殷佩琼全部兵马浩浩荡荡入驻京城，再一举歼灭。

「娘娘，城破了！」胖嬷慌慌张张地往屋里赶着向我汇报。

她见我面无表情，许是想起破城的是我的父兄，我没放鞭炮庆祝就不错了。

我去找殷佩琼。

他铠甲未挂，穿着一身烈火似的红衫立于宫墙之上。

身边只有几个亲兵还在誓死守卫。

我默默地爬上去，走到他身边。

「心儿。」

厮杀声震耳欲聋，我为了听清他说什么只好贴近。

「你还没听过我唱歌。」

「现在听来得及吗？」

殷佩琼毫不犹豫地开口唱了。

当时还不知道，这声音会再我的心头飘荡几十年，到老，到死，我都忘不了。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是二话不说抹了脖子的。

千百年前的传说又化形来到了人间。

也许我疯了。

破城的才是我的亲人，赢回天下的才是我的丈夫。

但我还是唱了虞姬那段和词：「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殷佩琼见我一脸决绝，突然笑了：「心儿，这是你第二次对男人说这句话了。」

我气得差点跌下城墙，被他抓住隔壁稳住身形，没有松开，我也不敢再挣扎。

「我不要你陪我死，我要你活一百岁，等韩覃死了做皇太后，永享安康太平。」

我怔怔的看着他。

「你不是梁家女儿，也不是梅妃，你是心儿，知道吗？」

一枝流箭射中了他的肩头。

「我也不要你死.....韩覃是不是还在偏殿，你带他出来威胁我爹！」

「你以为他是真的走不了吗？」殷佩琼笑我天真。

「那你劫持我！我爹不会不顾我的！」我拦在他身前。

他却大力把我揽到一旁：「我破城的那天，韩覃捅你那一刀可不是作戏的。」

话音未落，他同时被好几枝箭射中胸膛，鲜血汨汨流出，晕染了他的红衣。

他不能说话了。

也不能唱歌了。

他挣脱我的手从城墙上掉下去了。

重重地摔出了声响。

「殷佩琼！」我哭得哽住嗓子，再想说话时大哥二哥已经飞上城墙来扶我，我只好盯着他的眼睛恨恨道：「你这个乱臣贼子.....」

他像一朵红色的牡丹，越开越艳。

艳得晃我眼睛。

也许是晃伤了，因为我后来总看不得红色。



后来，梁家当真是显赫无比，哥哥们年纪轻轻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位极人臣。

我也不再是梅妃，我做了皇后。

我爹却上书要告老还乡了，我笑他终于肯服老了，他却一脸嘲弄：「心眉，记住，皇后可以当，千万别想着添子嗣的事。」

我似懂非懂，却也没有再放心上。

因为我和韩覃之间再也没有生育子嗣的机会了，这一场乱祸，让我弄丢了那个我全心全意信仰着崇拜着的君王和丈夫。

我看见他只觉得胆寒。

他也不想再碰我吧？毕竟我在殷佩琼的宫里也做过妃子，没有男子会不介意的。

但他还是经常来我宫里坐坐，陪我吃饭，送我玩器，把我当成一个好哄的小姑娘。

胖嬷依旧在我身边，收复京城之后，我发现她似乎并不是我爹或者韩覃的人，因为他们都问我，这个老嬷嬷从何而来。

我问她，你是谁？

她深深地看着我。

我几乎看到了殷佩琼的眼睛。

是我愚钝。

她年老体胖，寻常人看到并不会联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殷佩琼好歹也做过皇帝，若有母亲自然该奉为太后供养的。

这是永远的秘密，我不必开口问就选择守护到死的秘密。

他是明智而有远见的。

原来，他给旁人都想好了退路，唯独没给自己想过。

胖嬷依旧留在我身边。

我已是皇后之尊，自然不用她亲自照顾。

又是一年五月，宫里的樱桃树开始挂上红宝石似的果子，甚是养眼。

韩覃派人从北方丰饶之地运了许多过来，欲给我惊喜。

「多谢陛下费心，以后不用了。」

「你从前最爱吃樱桃的。」

「是，但是后来吃伤了，就不爱吃了。」

「什么时候的事？」

「忘了，」我灿然一笑，「也许是梦里。」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 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

